

骆以军 Lo, Yi-Chin

杨凯麟

骆以军在作品的深度与跨幅上都表现罕见的原创能量。他的作品总是以繁复的叙述能力辟拓一个特属于文学的独特时空，并为当代台北都会的存有模式提供了极具风格化的描写。

从《红字团》（1993）起，骆以军从不止息地抻弄叙述语言，而小说里一再脱轨的时间与无穷变态的空间则总是交汇揉搓成其故事演义的碎形平台。文学似乎成为以数量庞大的各种异质经验、新闻事件、电视娱乐节目、电玩、传闻、耳语、回忆、梦境、书信、阅读等所怪异织构而成的虚构连续体。这或许就是铭刻于骆以军世代的书写特异性，同时亦是骆以军做为台湾当前最具原创性作家之一的主要手势。

骆以军的作品让我们见识到某种小说作者的纯粹性，不是想说完一个故事，而是想停驻于无止境说故事的形式或状态之中，一种仅关乎说故事本身的简单欢愉，即使其故事本身因不断涌出的其他故事而总是残缺破相，即使叙述的时间性因而模糊裂解，如坠迷雾之中。

对骆以军而言，文学书写成为一种由空间记忆与时间迭层所复杂交错的时空团块。然而，在由骆以军这个名字所注记的时空团块中，除了各式滑动失序、怪奇脱轨的事件之外，更由一种独特的「梦的解析」所铭刻；一种屡屡强化其书写虚拟性的「梦幻 - 影像」（*image-rêve*）从《妻梦狗》（1998）起便一再被织入叙述之中，以致最终成为现实的构成部分，或不如说是梦幻与现实从此不再可区辨。

似乎还没有一个小说作者能这么精准地切出特属于当代台湾存有模式的特异切片，而它不是简单的经验描述（即使经验如何丰富骇人），不是生命形式的文字想象（即使其如何美好或败德），不是集体行动的智性观察（即使其如何聪慧贴切），不是家国社会的拟讽记录（即使其如何机智透彻）。骆以军所给予的，是某种在他之前并不曾真正具现也无可述性的台湾当代性；他小说中的「我」或「我们」正是台湾（台北）当前存有模式的某一肉身化，因为正是这样的土壤，孕育熟烂着这样的存有模式，而作家折迭、压缩、吸吮养分并绽放我们时代的恶之花。要了解当代台北的特异存有模式，不读骆以军似乎将错失一个极动人细腻且盈溢原创生机的观点。生命在他的作品中展现其当代的风华，但这般风华是如此眩丽骇人且我们俯仰其间。

参考数据

- 王德威, 2001, 〈鸵鸟离开手枪王: 评骆以军「红字团」〉, 收于《众声喧哗以后: 点评当代中文小说》, 「麦田人文」53。台北: 麦田。
- 王德威, 2001, 〈序论: 我华丽的淫猥与悲伤〉, 收于《遣悲怀》, 「当代小说家」20。台北: 麦田。
- 黄锦树, 2001, 〈隔壁房间的裂缝: 论骆以军的抒情转折〉, 《中山人文学报》, 12: 31-43。
- 黄锦树, 2003, 〈故事和小说: 评骆以军「第三个舞者」〉, 收于《谎言或真理的技艺: 当代中文小说论集》, 「麦田人文」59, 王德威主编, 台北: 麦田。
- 杨凯麟, 2006, 〈骆以军的第四人称单数书写(1): 空间考古学〉, 《中外文学》, 34(9): 283-304。
<http://kailinyang.info/docs/ecriture-200601.swf>
- 杨凯麟, 2005, 〈骆以军的第四人称单数书写(2): 时间制图学〉, 《清华学报》, 35(2): 369-403。
<http://kailinyang.info/docs/ecriture-200512.swf>
- 中时部落格 - 西夏旅馆。 <http://blog.chinatimes.com/funbyfunny>。

延伸阅读

- 骆以军, 1993, 《红字团》, 「联合文丛」52, 台北: 联合文学。
- 骆以军, 1993, 《我们自夜闇的酒馆离开》, 「皇冠丛书」2260。台北: 皇冠。
- 骆以军, 1998, 《妻梦狗》, 「风格馆·猫的夜瞳」5017, 台北: 元尊。
- 骆以军, 1999, 《第三个舞者》, 「联合文丛」173, 台北: 联合文学。
- 骆以军, 2000, 《月球姓氏》, 「联合文丛」205, 台北: 联合文学。
- 骆以军, 2001, 《遣悲怀》, 「当代小说家」20, 台北: 麦田。
- 骆以军, 2003, 《远方》, 「文学丛书」38, 台北: 印刻。
- 骆以军, 2004, 《我们》, 「文学丛书」68, 台北: 印刻。
- 骆以军, 2006, 《我爱罗》, 「文学丛书」117, 台北: 印刻。
- 骆以军, 2005, 《我未来次子关于我的回忆》, 「文学丛书」109, 台北: 印刻。